

廣
知
明
集

才
二

四百七十六

典二

51362



元祿九年丙子二月日重脩

皇圖瓊閣 帝階綴呂

佛日增輝 懋輪常轉

山城州天安寺法金剛院置



廣弘明集卷第二

唐終南山釋氏

典

歸正篇第一之二

元魏書釋老志

齊著作魏牧

高齊書述佛志

隋著作王邵

魏書釋老志八

齊著作魏牧

大人有作司牧生民結繩以往書契

所絕義

軒已還至於三代墳典之迹為秦所焚漢採

遺籍復若山丘固使六家七略班馬區異釋

氏之學聞於前漢武帝元狩中霍去病獲琕

瑯玉及金人率長丈餘帝以為天神列於甘



泉宮燒香禮拜此則佛道流通之漸也及關
西域遣張騫使大夏還云身毒天竺國有浮
圖之教哀帝元壽中景憲受大月氏王口授
浮圖經

後漢明帝夢金人項有日光飛行殿庭傅毅
始以佛對帝遣郎中蔡愔博士秦景等使於
天竺寫浮圖遺範仍與沙門迦攝摩騰竺法
蘭還雒陽又得經四十二章及釋迦立像帝
今畫工圖之置清涼臺及顯節陵上緘經於
蘭臺石室浮圖或言佛陁聲相轉也譯云淨
覺言滅穢成明道為聖悟也
凡其經旨大抵言生生之類皆因行業而起

有過去當今未來歷三世識神常不滅也凡
爲善惡必有報應漸積勝業陶冶麤鄙經無
數形澡練神明乃致無生而得佛道也其間階
次心行等級非一皆緣淺以至深藉微而爲
著率在於積仁順蠲嗜慾習虛靜而成通照
也故其始修心則依佛法僧謂之三歸若君
子之三畏也又有五戒去殺盜婬妄言飲酒
大意與仁義禮信智同云奉持之則生天勝
處虧犯則墜鬼畜諸苦又善惡生處凡有六
道焉

諸服其道者則剃落鬚髮釋累辭家結師資
遵律度相與和居治心修淨行乞以自給謂

之沙門或曰桑門亦聲相近也其根業各差
謂之三乘聲聞緣覺及以大乘取其可乘運
以至道為名也上根者修六度進万行極度
億流弥歷長遠登覺境而号為佛也

本師釋迦文此譯能仁謂德充道備戡濟万
物也降於天竺迦維羅衛國王之子生於四
月八日夜從母右脇而出姿相超異者三十
二種天降嘉瑞亦三十二而應之以二月十
五日而入涅槃此云滅度或言常樂我淨明
無遷謝及諸苦累也又云諸佛有二義一者
真實謂至極之體妙絕拘累不得以方處期
不可以形量限有感斯應體常湛然二權應

者謂和光六道同塵萬類生滅隨時脩短應
物形由感生體非實有權形雖謝真體不遷
但時無妙感故莫得常見耳斯則明佛生非
實生滅非實滅也佛既謝往香木焚屍靈骨
分碎大小如粒擊之不壞焚亦不焦而有光
明神驗謂之舍利弟子收奉竭香華致敬慕
建宮宇謂之為塔猶宗廟也故時稱為塔廟
者是矣於後百年有王阿育者以神力分佛
舍利役諸鬼神造八萬四千塔布於世界皆
同日而就今雒陽彭城姑臧臨淄皆有阿育王
寺蓋承其遺迹焉而影迹爪齒留於天竺中
途來往者咸言見之初說教法後皆著錄

八
覈深致無所漏失故三藏十二部經如九流
之異統其大歸終以三乘爲本後有羅漢菩
薩相繼著論贊明經義以破外道皆傍諸藏
部大義假立外問而以内法釋之傳於中國
漸流廣矣漢初沙門皆衣赤布後乃易以雜
色至於微言隱義未之詳究有沙門常山衛
道安性識聰敏日誦萬餘言研求幽旨慨無
師匠獨坐靜室十有二年覃思構精神悟妙
蹟以前出經多有舛駁乃正其乖謬介後沙
門傳法大著中原

魏先王建國出於玄朔風俗淳一與西域殊絕
故浮圖聲教未之得聞及神元與魏晉通聘

文帝在洛陽昭成在襄國備究南夏佛法之
事太祖平中山經郡國見沙門皆致敬禁軍
旅無有所犯有沙門僧朗與其徒隱于泰山
帝致書以繒素氈毯鉢錫爲禮今猶号朗公
谷焉

天興元年下詔曰夫佛法之興其來遠矣濟
益之功冥及存沒神蹤遺法信可依憑其勅
有司於京城建飾容範修整宮舍令信向之
徒有所居止是歲作五級佛囿耆闍崛山及
須彌山殿加以續飾別構講堂禪房及沙門
座莫不嚴具焉

太宗踐位亦遵先業京邑四方建立圖像仍

今沙門敷導民俗皇始中趙郡沙門法果戒
行精至開演法籍太祖詔徵以為沙門為統
縮攝僧徒言多允愜供施甚厚太宗崇敬弥
加於前永興中前後授以輔國宜城子忠信
侯安城公之号皆固辭帝常親幸其居以門
狹小不容輿輦更廣大之年八十餘大常中

卒帝三臨其喪追贈老壽將軍趙胡靈公初
果年四十始為沙門有子曰猛詔令襲果所

加爵

云云所述沙門
等文多不載也

世祖燾即位亦遵太祖太宗之業每引高德
沙門與共談論四月八日與諸佛像行於廣
衢帝親御門樓臨觀散華以致禮敬

世祖平赫連昌得沙門惠始本張氏清河人
聞羅什出經詣長安見之觀習禪定於白渠
北晝則入城聽講夕還處靜三輔有識者多
宗之劉裕滅姚泓留子義真鎮長安真及僚
佐皆敬重焉後義真之去長安也赫連屈丐
追敗之道俗少長咸見坑戮惠始身被白刃
而體不傷屈局大怒召始於前以所佩寶劍
自擊之又不能害乃懼而謝罪後至京都多
所訓導人莫測其迹世祖重之每加禮敬自
初習禪至於沒世五十餘年未嘗寢卧跣行
泥塵初不汗足色踰鮮白世号曰白脚阿練
自知終期齋絜端坐僧徒滿側凝泊而絕停

屍十日容色如一死十餘年開殯改葬初不
傾壞舉世異之送葬者六千餘人莫不感慟
中書監高允爲傳頌其德迹冢上立石精舍
圖像存焉

世祖雅好莊老諷味晨夕而富於春秋銳志
武功雖歸宗佛法敬重沙門而未覽經教深
求緣報之旨及得寂謙之道以清淨無爲有
仙化之證遂信行其術司徒崔浩奉謙之道
尤不信佛每與帝言數加誹毀謂虛誕爲世
費帝以其辨博頗信之會蓋吳反於杏城關
中騷擾帝西伐至長安入寺中觀馬沙門飲
從官酒入其便室見有財產弓矢及牧守富

人所寄藏物蓋以萬計帝先忿沙門非法浩
時從行因進其說下詔誅長安沙門焚破佛
像勅留臺下四方一依長安行事又詔曰彼
沙門者假西戎虛誕妄生妖孽非所以齊一
政化布淳德於天下也自王公已下有私養
沙門者皆送過期不出沙門身死容者誅一
門時恭宗爲太子監國素敬佛道頴表陳刑殺
之濫又非圖像之罪再三帝不許乃下詔曰
昔後漢荒君信惑邪僞妄假睡夢信胡妖鬼
以亂天常自古九州無此也誇誕大言不本
人情叔季之世闇君亂主莫不眩焉由是政
教不行禮義大壞鬼道熾盛視王者之法蔑

如也自此已來繼代禍亂天罰亟行生民死
盡五服之內鞠爲丘墟千里蕭條不見人跡
皆由於此朕承天緒屬當窮運之弊欲除僞
定真復犧農之政其一切蕩除胡神滅其蹤
迹庶無謝於風氏矣自今已後敢有事胡神
及造其形像泥人銅人者門誅雖言胡神問
今胡人若有若無皆是前代漢人無賴子弟
劉元真呂伯強之徒接乞胡之誕言用老莊
之虛假附而益之皆非真實至使王法廢而
不行蓋大姦之魁也世有非常之人能行非
常之事非朕孰能去此歷代之僞物有司宣
告在所諸有佛圖形像及胡經皆擊破焚除

沙門無論少長悉坑之是歲眞君七年三月也
恭宗言雖不用然猶緩宣詔書遠近預知各
得爲計京邑四方沙門多士匿而免者其金
銀寶像經論大得秘藏至於土木寺塔聲教
所及皆畢除毀

集論者曰帝本戎馬之鄉素絕文義之迹旣
叅軍事所往誅殄唯斯爲政餘無涉言故殺
史官耻述過也屬崔浩密構莫識佞辯遂行
誅除時以爲一代之快意也不久癘及追悔
者無由視崔浩若仇讎淫刑酷毒爲天下同
笑也初浩與衮謙同徒苦與浩爭浩不從謙
曰卿今促年受戮滅門戶矣至眞君十一年浩

誅備五刑時年七十帝頗悔之然事已行難
中修復恭宗潛欲興之未敢言也時法令寬
施存信之家奉事沙門竊法服講誦者殷矣
至十三年二月因癘而崩子晃讒死而孫立焉
檢別傳浩非毀佛法宗尚天師殺謙之學仙
道也妻郭氏敬信釋典誦金剛般若經浩取
焚之捐灰於廁及幽執檻車送于城南使衛
士十人行搜其上呼聲嗷嗷聞于行路浩曰
斯吾投經之現報也初浩得肆其佞誅夷釋
門深文加謗昌言下詔以爲妖鬼之大魁也
帝未委之可謂非常之人能行非常之事信
矣浩門旣誅清河崔氏無遠近及范陽盧氏

太原郭氏河東柳氏皆浩之親姻也盡夷其族詩云讒人罔極交亂四國驗矣

集論者曰自古三公之加刑者斯最酷也豈非恨其飾詐邪佞盪毒仁祠致癘及躬無由自免顯戮讒構密悔前愆克己復禮固難則矣不自責於闇惑方乃作虐尤人終非靜過畢爲噬臍者所及昔龍逢之遭夏桀比干之剖殷辛立炮烙以樹嚴刑設酒池以悅臣妾時人豈謂爲正化也縱而飾非褒而唱善及後南巢被放白旗懸首無有代者身自當之國除身喪無所追收禍不旋踵自貽伊戚降斯已後代代率然禪讓之道魏文開其實錄覈於

終古堯舜其猶病諸故佛經曰二儀尚殞國
有何常斯至言也世祖若能撫躬反問本矧
幽都禮義之所不行慈濟由來莫識不知昔
乘何業奄有中原如何恣此昏凶行茲傲虐
事不可也用此自勵追悔絕乎

時有沙門玄高者空門之秀傑也通靈感衆
道王河西涼平東歸太武信重爲太子晃之
師也晃孝敬自天崇仰佛法崔寢得倖於帝
恐晃攝政或見危遂密讒於帝謂有異圖可
不先慮帝乃信之便幽太子於深宮帝夢其祖
父執劍怒曰太子仁孝忠誠允著如何信讒
帝寤集朝臣以述之諸雄伯曰太子無事枉

見幽辱又帝信之以真君五年正月下詔曰
朕承祖宗重光之緒思闡鴻業恢隆萬代武
功雖昭而文教未暢非所以崇太平之治也
今域內安逸百姓富昌宜從制度爲萬世之
法夫陰陽有往復四時有代序授子任賢安
全相付所以休息疲勞式固長久古今不易
之令典也可令皇太子副理萬機摠統百揆
更舉賢良以備列職擇人授任而黜陟之其
朝士庶民皆稱臣於太子去崔浩又譖云太
子前事實有謀心但結高公道術故令先帝
降夢如此勿論事迹難明若不早除必爲巨
害帝又納之即幽太子死之又收高於平城

南縊之即宋元嘉二十一年也。介夜門人莫知其死，忽有光明繞塔入房，有聲曰：「吾已逝矣。」弟子等崩赴屍所，請告遺訣。高蹙然起坐，曰：「大法應化，隨緣成。盛衰在迹，理恒湛然。但念汝等不久復當如我耳。汝等死後，法當復興。善自修心，無令後悔。」言已，便卧而絕。崔浩讒辟既深，能令父猜其子，乃至幽死。沉沙門乎。

太武以真君十三年二月五日崩，太子先已幽死。吳王以九日即位，改元永平。十月一日吳王又崩，帝孫諱濬即位，改元興安。是爲文成帝也。廟号高宗。然佛教遠大，光明四海。此洲

萬國無王不奉北魏雖除南宋弥盛稱爲真
君明主不亦惑乎猜子而信賊臣孰可悼乎
感癘而自嬰禍斯酷甚乎民思反政存立非
一興安元年高宗踐極下

詔曰夫爲帝王者必祇奉明靈顯彰仁道其
能惠著生民濟益羣品者雖存往古猶序其
風列是以春秋嘉崇明之禮祭典載功施之
族況釋教如來功濟大千惠流塵境尋生死
者歎其達觀覽文義者貴其妙門助王政之
禁律益仁智之善性排撥羣邪開演正覺故
前代已來莫不崇尚亦我國家常所尊事也
世祖太武皇帝開廣邊荒德澤遐被沙門道

士善行純誠如惠始之倫無遠不至風義相
感往往如林夫山海之深怪物多有姦淫之
儔得容假託諸寺之中致有凶黨是以先朝
因其瑕豐戮其有罪有司失旨一切禁斷景
穆皇帝每爲慨然值軍國多事未遑修復朕
承鴻緒君臨万邦思述先志以隆斯道今制
諸州城郡縣於衆居之所各聽建佛圖一區
任其財用不制會限其有好樂道法欲爲沙
門不問長幼出於良家性行素篤鄉里所明
者聽出家率大州五十人小州三十人足以
化惡就善播揚道教也於即天下承風朝不
及夕往時所毀圖寺並還修復佛像經論皆

得顯出于時。剋賓王種沙門師賢者東遊涼城。又遊京下。值罷佛法。權假醫術而守道。不改於修復日。即為沙門同輩五人。帝親為下髮。賢為僧統。云云。

興光元年

勅有司於五級大寺為太祖已

下五帝鑄釋迦文像五軀。各長一丈六尺。用赤金二十五万斤。沙門曇曜帝禮為師。請帝於京西武州西山石壁開窟五所。鑿佛像各一。高者七十尺。次六十尺。彫飾奇偉冠於万代。今時見者傳云。谷深三十里。東為僧寺。名曰靈巖。西頭尼寺。各鑿石為龕。容千人已。還者相次於北石崖中。七里極高峻。佛龕相連餘

處時有斷續佛像數量孰測其計有一道人
年八十禮像為業一像一拜至于中龕而死
尸疆伏地以石封之今見存焉莫測時代在
朔州東三百里恒安鎮西二十餘里往往來
者述之誠不思議之福事也皇興元年高祖
孝孝誕載於恒安北臺起永寧寺七級佛圖
高三百餘尺基架博敞為天下第一又於天
宮寺造釋迦文像高四十三尺用赤金十萬
斤黃金六百斤又構三級石佛圖高十丈椽
棟楣楹上下重結大小皆石鎮固巧密為京
華壯觀延興元年顯祖獻文禪位於太子僧
蓋一名宏即孝文也年五歲聰聖玄覽窮神

知幾既初踐位顯祖移御北苑崇光宮統習
玄籍建鹿野佛圖於苑中之西山去崇光右
十里巖房禪室禪僧居之

承明元年顯祖太上皇崩造建明寺尔後建
福度僧立寺非一

太和十六年下詔每年四月八日七月十五
日聽大州一百人爲僧尼中州五十人下州二
十人著今以爲常准

太和十九年帝幸徐州白塔寺顧諸王侍臣
曰此寺近有名僧嵩法師者受成實論於羅
什後授淵法師淵又授登紀二法師朕每翫
成實可以釋人深情故至此寺道登雅有義

業高祖眷賞恒侍講論於禁內及卒帝悼惜
施帛千疋設一切僧齋京城七日行道下詔
曰朕師登法師奄至殂背痛怛摧慟不能已
已比藥治慎喪未容即赴便准師義哭諸門
外緇素榮之

西域沙門跋陀者有深道業帝所敬重詔於
少室山陰立少林寺以居之公給衣供

二十一年五月詔曰羅什法師可謂神出五
才志入四行者也今常住寺獨有遺蹤欽悅
修迹情深遐迹可於舊堂所爲建三級佛圖
又見逼昏虐爲道珍軀旣暫同俗禮應有子
胤可推訪以聞當加叙接先是立監福曹又

改爲昭玄備有官屬以斷僧務即如今同文
寺崇玄署是也高祖時知名沙門有道順慧
覺僧意慧紀僧範道辯慧度智誕僧顯僧義
僧利並以義行重焉

有魏孝文聖天子也五歲受禪十歲服冕太
和十八年遷都於洛二十年改姓爲元氏文章
百篇冠絕終古初登詔誥假手有司太和已
後並自運筆前後諸帝不能及之如僧行篇
所下詔也

世宗即位下詔曰緇素旣殊法律亦異故道
教彰於手顯禁勸各有所宜其僧犯殺人已
上罪者依俗格斷餘犯悉付昭玄以內律僧

制判之熙平元年詔遣沙門慧生使西域采
經律涉七載正光三年冬還所獲經論一百
七十部

景明初世宗詔大長秋卿准代京靈巖寺石
窟於洛南伊闕山爲

高祖文昭皇太后營石窟二所去地三百一
十尺後以斬山太高費功難就奏移就下平
去地一百尺南北一百四十尺永平中爲世
宗造石窟二所從景明元年至正光四
年二十四載方成用工八十万二千三百六
十六

肅宗熙平中於城內起永寧寺靈太后親率

百僚表基立刹塔有九層高四十餘丈費用不可勝計景明寺塔亦其亞也亦後官私寺塔其數甚衆

神龜元年司空尚書令任城王澄奏寺塔漸多妨民居事略云如來闡教多約山林今此僧徒戀眷城市豈湫隘是經行所宜浮誼是拙禪之地當由利引其心莫能自止且住者既失其真造者或損其福乃釋氏之糟糠法門之社鼠內戒所不容王典所宜弃矣奏可未幾天下喪亂加以河陰之禍朝士死者復捨其家爲寺禁令不復行焉

興和二年詔以鄴城舊宮爲天平寺世宗已

來至武定末沙門知名者有慧猛慧辯慧深
僧暹道欽僧獻道晞僧深慧光慧顯法榮道
長並見重道俗自魏有天下至於禪讓佛經
流通大集中國凡四百一十五部合一千九
百一十九卷正光已後天下多虞王役尤甚
於是所在編戶相從入道假慕沙門實避調
役猥濫之極自中國有佛法未之有也略計
僧尼二百餘万其寺三万有餘流弊不歸一
至於此識者所以太息矣

道家之源出於老子其自言也先天地生以
資万類上處玉京為神王之宗下在紫微為
飛仙之主千變万化有德不德隨感應物厥

迹無常授軒轅於峨眉教帝學於牧德大禹
聞長生之決尹喜受道德之旨至於丹書紫
字昇玄飛步之經玉石金光妙有靈洞之說
不可勝紀其爲教也咸蠲去邪累澡雪心神
積行樹功累德增善乃至白日昇天長生世
上是以秦皇漢武甘心不息勞心竭事所在
追求終莫之致退恨於後故有樂大徐氏之
誅然其道惑於人効學非一靈帝置華蓋於濯
龍設壇場而爲禮及張陵受道於鷓鳴因傳
天宮章本千有二百弟子相授其事大行齋
祀跪拜各有成法於是三元九府百二十官
一切諸神咸所統攝又稱劫數頗竊佛經及

其劫終稱天地俱壞其書多有禁秘非其徒
不得輒觀至於化金銷玉行符勅水竒方妙
術万等千條上云羽化飛天次稱消灾滅禍
故好異者往往而尊事之初文帝入賓於晉
從者云登仙伊闕太祖好老子之言誦詠不倦
天興中儀曹郎董謚上服食仙經數十篇乃
置仙人博士立仙坊煮練百藥封西山以供
其薪蒸令死罪者服之多死無驗太祖猶特
修焉太醫周澹苦其煎採之役欲廢其事陰
令妻貨仙人博士張曜妾得曜隱罪曜懼死
因請自辟穀太祖許之給曜資用為造靜堂
於苑中給洒掃民二家而練藥之官乃為不

息父之木祖意之少懈乃止。

世祖時道士竅謙之字輔真南雍州刺史讚之弟早好仙道修張魯之術服食餌藥歷年無効有仙人成公興傭作謙家後謙之筭七曜惘然不了興曰何為不釋謙之曰我學筭累年近筭周髀不合興令依言布之俄尔便決謙嘆服欲師事興固辭求為謙之弟子未幾與入華山居石室興採藥與謙服不復飢又共入嵩高山石室曰當有人將藥來得但食莫疑尋有人將藥至皆是毒虫臭物謙之懼走興還具問便嘆息曰先生未仙正可為帝

主師耳興事謙七年便曰不得久留明中應

去至期果卒見兩童子一持法服一持錫杖
及鉢至興屍所興歎然而起著衣持鉢執杖
而去

謙之守志嵩岳以神瑞二年十月遇大神乘
雲駕龍導從百靈集於山頂稱太上老君謂
謙之曰自天師張陵去世已來地上曠職上
谷宓謙之文身直理吾故教授汝天師之位賜
汝雲中新科二十卷自開闢已來不傳於世
汝宜吾新科清整道教除去三張僞法租米
錢稅及男女合氣之術大道清虛寧有斯事
專以禮度爲首加之以服食閉練使玉女九
疑十二人授謙道引口訣遂得辟穀氣盛顏

色鮮麗弟子十餘人皆得其術

泰常八年十月有牧土上師李普文來嵩岳云老君之玄孫也昔居代郡桑乾漢武帝時得道為牧土宮主領治三十六土人鬼之政地方十八万里其中為方万里者有三百六十方遣弟子云嵩岳所統廣漢方万里以授

謙之作誥 去去

錄圖六十卷真經付汝輔佐北方泰平真君出天宮靜輪之法能興造克就則超登真仙矣又云地上生民末劫垂及行教甚難男女立

壇宇朝夕禮拜 云云

又云二儀之間有三十六天天別三十六宮

宮有一主其赤松王喬韓終張安世劉根張陵近世仙者並爲翼從命謙之與羣仙爲友又云佛者昔於西胡得道在三十二天爲延真宮主勇猛苦教故其弟子皆髡形染衣斷絕人道天上衣服悉然

始光年中初奉其書獻之世祖乃令謙之止於張曜辟穀之所供其食物朝野聞之若存若亡未全信也

崔浩獨異其言因師事之受其法術上疏贊明其事曰臣聞聖王受命則有天應而河洛圖書寄言於虫獸之文未若今日人神接對手筆粲然辭旨深妙自古無此昔漢高英聖

四皓猶或耻之不爲屈節今清德隱仙不召
目至斯誠陛下侔蹤軒黃應天之符也豈可
以世俗常談而忽上靈之命臣竊懼之世祖
欣然時年九歲乃使謁者奉玉帛牲牢祭嵩岳迎
致其餘弟子在山中者於是崇奉天師立道
壇顯揚新法布告天下道業大行浩事天師
甚謹拜禮人或譏之

于時中岳道士三十餘人至起天師道場京
之東南重壇五層依新經制度給道士百二
十人衣食齋肅祈請六時月設厨會數千人
謙之奏曰陛下以真君御世建靜輪天宮開
古未有應登受符書以彰聖德世祖從之至

道壇受符錄備法駕旗幟盡青以從道家之色也自後諸帝即位皆如之

恭宗見謙之奏造靜輪天宮必令高不聞雞犬聲與上天神交接功役萬計經年不成乃言於世祖曰人天道殊卑高定分今謙之欲要以無成之期說不然之事財力費損百姓疲勞無乃不可乎必如其言未若因東山万仞之崖爲功差易帝深然之但爲崔浩贊成難違其意沉吟久之曰吾亦知其無成事既亦何惜五三百工眞君九年謙之卒葬以道士之禮諸弟子以爲屍解變化而去靜輪天宮竟不成便止

時京兆韋文秀隱中岳世祖徵問方士金丹事
對曰神通幽昧變化難測可以闡遇難以預
期臣昔受於先師未之爲也世祖重其豪族
溫雅遣與尚書崔躋詣王屋山合丹竟不成
時方士至者前後數十人曆出名行

河東祁纖好相人世祖賢之拜纖上大夫

頻陽絳略聞喜吳劭導引養精年百餘歲神
氣不衰恒農閭平仙博覽百家不能達意然
辭對可錄帝授官固辭

扶風曹祈遭赫連虐避地寒山教授數百人
好方術少嗜慾

河東羅崇之餌松脂不食五穀云受道中修

山有穴道崑崙崙蓬萊得見仙人往來帝令還鄉立壇祈請詔河東給所須崇入穴百步遂窮召還有司以誣罔不道奏罪之世祖赦之以開待賢之意

東萊王道翼隱韓信山四十餘年斷粟食麥通經章符錄不交時俗顯祖令青州刺史召

赴都仍守本操遂令僧曹給衣食終身

太和十五年詔曰夫至道無形虛寂為主自有漢已後置立壇祠先朝以其至順可歸爲立寺宇昔京城之內居舍尚希今者里宅櫛比人神猥湊非所以祗崇至法清敬神道可移於都南桑乾之陰岳山之陽永置其所給

戶五十以供齋祀之用仍名爲崇虛寺可召
諸州隱士圓滿九十人遷洛移鄴踵如故事
其道壇在南郊方二百步以正月七日七月
七日十月五日壇主道士高人一百六十八
以行拜祠之禮

諸道士罕能精至又無才術可高武定六年
有司報罷之河東張遠遊河間趙靜通等
齊文襄王別置館京師重其道術而禮接焉
余檢天師履謙之叙陳太上老君所言同夫
蓬萊之居海下崑崙之飛浮天上也

又云三十六土万里爲方三百六十等何異
張角之三十六方乎案後漢皇甫嵩傳云鉅

鹿角自稱大賢郎師奉事黃老行張陵之術
用符水呪法以治百病遣弟子八人使於四
方行化道法轉相誑惑十餘年間衆數十萬
自青徐幽冀荆楊兗豫八州之民莫不必應
遂置三十六方方猶將軍之号也大方萬餘
人小方六千人訛言蒼天死黃天當立歲在
甲子天下大吉以白土書京邑寺門作甲子
字中平元年三月五日内外俱起皆著道士
黃服戴黃巾或殺人祠天于時賊徒數十萬
衆初起潁川作亂天下並爲皇甫嵩討滅餘
潛不滅今猶服之

齊書述佛志第九

隋著作王劭

劭曰釋氏非管窺所及率尔妄言之又引列
禦寂書述商太宰問孔子聖人事又黃帝夢
遊華胥氏之國華胥氏之國在佛神遊而已此
之所言髣髴於佛石符姚世經譯遂廣蓋欲
柔伏人心故多寓言以方便不知是何神怪
浩蕩之甚乎其說人身心善惡世事因緣以
慈悲喜捨常樂我淨書辯至精明如日月非
正覺孰能證之凡在黔首莫不歸命達人則
慎其身口修其慧定平等解脫究竟菩提及
僻者爲之不能通理徒務費竭財力功利煩
濁猶六經皆有所失未之深也已矣

廣弘明集卷第二

遺籍反下書亦元狩年下音獸琨瑯二昆耶張騫去下

反景憲下音月氏下音支戡音堪右脇反下虛業

助漻一湛然上宅姑臧下名瓜州是地臨淄下側

名縣爪齒巧上反綜覈下開隔反考也皆衣聲下去

慨苦愛反覃思上徒南反味也妙蹟反下助隔

也玄微舛駁反上尺軟反下必角通聘下朝正併反

軍旅音呂繒素反上自陵氈毯反上正他作朝問也併然

褌也並毛鈇錫下先擊反踐位反上音賤也縮攝反上紆

反板允愜下苦帖反燾音盜赫連上復許客反縮攝上紆

方據朔泓鳥萌反後秦僚佐官上音寮屈勾字下音玄

傳寫有誤 跣行 赤足行也 疑泊 整魚陵反 嚴

靜安 停犀 作正 銳志 反羊歲 費 方未反 杏城

上於 騷擾 蘇刀反 弓夫 反下式 妖孽 列下魚

作孽 怪也 誇誕 自古瓜反 眩焉 縣上音

蕩如 反上莫結 丘墟 下丘居反 魁 苦回反 誅

殄 反下滅也 癘 音例疾 仇讎 二求音 酷毒 上苦反

晃 胡廣 讒 助銜 捐 音緣 廁 初坑使去反 行 澗 所

愁反小 嗷嗷 反吾高 讐 同憊字 齏 齏 上音 逝 下音

便也 夏桀 列下渠 炮格 反上步交 架 格 加 陌 南 巢 助下

交也 禪讓 授上時扇反 尚 殞 作下隕 敏 墜 反正 秀 傑 下

列反才 倖 音枉 烏 往 恢 隆 反上苦回 百 揆 下癸反 求

黜 陟 退也 陟 升也 縊 之 自繫也 反也 麗 然 月上反 居

猜

疑七才反

諱濬

下上許

謂反反

悼

傷音盜

自嬰

盈下反

當排撥

排下必末反

儔

直流反

瑕豐

許上音

近反

也罪戮

殺音六慨然

反上苦愛

也

遑

音黃

罰賓

例上居反

國籍

子全反

奇偉

反下異也

冠於

貫上音

鑿

昨音龕

苦舍反

石崖

下吾皆反

高峻

下閏反

尸殭

下音

尸音

不杓日

翔州

字上

博敞

顯下昌

兩反

榱棟

追上所反

東極

下音

楣楹

上音

連

榑木

宏

惠萌

烏玄反

殂背

反上在胡

摧慟

下音盈

柱也

緇素

側上

茲反淵

昏虐

却反魚

子胤

反下

嗣也

服冕

免下音朝

冕也

湫隘

下上子小

反反小水

也

糟糠

二遭康

音社鼠

上時者

反社謂

於社

祭祀

之所

國史

曰如

鼠

刺人君

左社牆

熏之

傷社

樹祀

之毀

社

牆意則

自容法

不能加也

暹

僧息廉

反

晞

音顯

反牛恭

猥

濫上雜也鳥每反軒下轅下帝下學下苦下牧上德上音

蠲去玄上俱反澡上雪上洗也音早樂大官上盧反鵠鳴上日胡反

鶴古多作董謚下音蜜反辟穀氣上必亦反伏餌反

藥反上而志傭作上音容惘然上音周髀下音蒲反

欸然勿上許開闢下亦反毗租米上姑反子鬃形上音坤

粲然反上明也四皓道下反胡侔齊莫反浮反牲牢二音勞音

祭畜旗幟下音試屬崔蹟下助祁織下音息廉移反

劭反市照閣音姓也崑崙音論二名誣罔正音無下反

也本操下志到櫛比謂上阻風家密如梳齒也反

猥湊上宜用隈倚也鳥回反下七鉅鹿上音充豫也

上以淺反訛言反上愚和御殺語上音華胥下息下

徐寓言寄上音也遇黔首黑首民也反僻偏正亦反也也

反徐寓言寄上音也遇黔首黑首民也反僻偏正亦反也

